

元宵纪事

文澜江畔“唱吉”

■ 张华

年味尚留余香，元宵节的韵味又闻到了。横穿临高县城的“母亲河”文澜江畔广袤大地上，处处都沉浸在元宵有酒有诗有戏有韵味的气氛之中。

今年的元宵节，严严实实地裹满了喜庆，金猪那张憨笑的肥脸，正好与家乡的一道美食“撞脸”了，那就是遐迩闻名的烤乳猪。这时年还没有走远，年味还在，互相拜年、友人相邀、家庭聚会，哪能没有那道烤乳猪的菜呢。黄灿灿的烤皮，流油的烤肉，码在一个大盘子里，看着就口水欲滴。外地务工和求学回来过节的乡人，侨居海外“回家过年”的游子，从内地来临高过年的几万“候鸟”，在家乡元宵节里吃的每一顿饭，几乎都少不了烤乳猪这道特色菜肴的。味蕾的记性是顽固的，上了年纪的游子，如能得以回乡，口中所念叨的总是烤乳猪，那是他们最释怀的少年记忆之食，正是：少小离时一道菜，再见已是家山远。

黄金之美，在春天。元宵来临之际，文澜江边听涛声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江两岸之天地仿佛被满满的春色染绿了，到处弥漫着清新。河醒了，花开了，树木吐蕊，鸟儿啾啾，冬眠的虫儿蠢蠢欲动，仿佛转眼间，又迎来新春时节，那是惊蛰的生命正在全面苏醒。

看山看水看乡村。守望土地的老农，清晨抽一支香烟，喝一碗热粥，又开始谋划如何趁春、赶春，春播春种。

临高是中国诗词艺术之乡。由一批老干部组成的县诗词协会，在迎元宵日子里，他们串联起全县一千多个诗词业余爱好者，活跃于田间地头、古城陋巷之中，或采风，或吟对，其画面、情感，韵意盎然。

华灯初上的时刻，一些公众场所就出现了民间艺术演出的“勾栏瓦舍”。来自渔区的渔歌表演队，唱着歌颂新时代的“哩哩美”，风情满满迎元宵。舞龙舞狮队，随着锣鼓阵阵，上下舞龙走狮，从街头舞至街尾，颇为热闹。八音队的演员全是由青一色少年，一边敲碗打钹，一边蹦跳着八音舞。

最具韵味的是临高人偶戏表演，这是家乡每年元宵节的保留节目。演出场所就设在文澜江边的孔庙前，那是一块神圣的地方，人们的愿望是“人神同乐”。演出的一般都是喜庆类剧目，如《一门三进士》等，故事中总少不了才子佳人，及第登科，回馈感恩，传扬传统道德，自然吸引不少市民挤拥着伸着脖子观看。乡村的戏台一般都正对着庙堂，或演人偶戏，或演闹剧，全由村民指定。县文体部门送戏下乡，剧目也要经过村民挑选，但都是弘扬正能量。演出结束那一晚，都会安排有“唱吉”，即戏班拿了戏金外的赏钱，现编现唱一阵子祈祷、送福、讴歌等内容。“唱吉”唱的都是美好的祝愿，一句一句地叠加，十分煽情。周

农历正月十五日，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节令——元宵节。千年以来，这个节日以热烈的观灯、赏月、燃灯放焰、喜猜灯谜、共吃元宵等传统民俗表演延续着春节的喜庆。而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墨客，自古以来，对元宵节总是格外青睐和眷恋。那些藏在古诗词中的绝美意象，惊艳了时光，也慰贴着我们的心灵。再过两天，又是新一年的元宵节，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作家，以他们或清新或沉稳的笔调，著写了各自与元宵的渊源。读一读那些文里的修辞，也许会让你在赏花灯时，得到更多的安然与欢喜。——编者

二妞的元宵

■ 李焕才

初一是大年，十五是小年，过了大年过小年。过了元宵，才算过完了年。

早上起来，二姐就去弄蒸年糕、煮汤圆的糯米粉。许多人图省事，干脆到镇上的超市买年糕、买汤圆。二姐娘说，买啥，动手弄才有年味哩！以前弄糯米粉很费事的，要提前一天准备。先把糯米泡浸软了，然后倒进那个大石臼里使劲舂，来来回回全身骨头都晃松散了，才舂出一小箩筐。今天二姐提着糯米去村头，交给那碾米机，嘎嘎一会，都变成盐巴一样洁白的糯米粉了。回家来，二姐便和嫂子一块蒸年糕。蒸好年糕，嫂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。二姐的事也算忙完了。杀鸡杀鸭、买鱼买肉就让娘去忙，汤圆就等大姐带孩子回娘家来了，让她煮。

二姐要到镇上去逛。买辆电动单车后，二姐三天两头就上镇去，那几条街，那些商店店铺看了无数遍，没啥新鲜了，可还得去逛。今天镇上一定热闹地迎龙、舞狮、打腰鼓，放很多炮仗。不过这也没啥看头，闹哄哄的。其实二姐就是要来凑这个热闹。这天周边村庄的青年男女都到镇上来逛，大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这就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。

二姐和几个姐妹勇敢地穿那粉红色短裙到镇上来。一直到下午，二姐才回村。大姐在家里把汤圆煮好了。今年的汤圆特别好吃。大姐很会和汤圆，均匀清亮有韧性，却不粘不腻，刮一把黑条糖粉末掺进去，柔软滑润又

清甜。喜滋滋的二姐吃了一大碗。吃了汤圆，二姐又盘算晚上的事情。过元宵节，关键在晚上呢。其实她已经想好了，今晚不去中和镇看人家烧花塔，不去新州镇看人家放烟花，也不到那大市区去看花灯。那些地方人很多，很热闹，可都是人家的热闹，自己只是个看客。她不愿意做个局外人，自己也要弄出热闹来，热闹给人家看。

日头还有丈把高，二姐就和姐妹们一起到村旁那坡地来。村里的年轻人扎一个好大的天灯，搁在一片草地上。男男女女欢喜地围坐在天灯周边，只等天色抹黑了，就让天灯载着大家的喜悦升空。放天灯兆头好，预示一年的日子红红火火，又步步高升。年轻人性急，日头刚下地，夕霞还没收尽余辉，天灯就按捺不住升起了，拖着一长串炮仗，还有花炮，噼里啪啦响着，火光随着霞光飞扬。热闹的气氛随之点燃，年轻人在草地上欢呼雀跃。就在这时，天灯争先恐后纷纷从周边村庄飞起，星星点点的火光游动在天幕上，很像早春黛色的山野里，从寒风中冒出来的朵朵鲜花。

那颗大月亮迫不及待地从东边那山头跃起，红红的，山坡都染成了绯红色。周边村的青年男女都踏着月色集中到山坡来。月光中，大家都很兴奋。二姐喊，调声啊！男青年们肩并肩站成一排，姑娘们马上身挨着身列成一行，面对面，小手指勾住小手指，唱了起来，

舞了起来。男的一摇一晃动作粗犷热烈像狂风逐浪，歌声奔放激越如群马奔腾激荡人心。女的动作轻盈婀娜如春风拂柳枝，歌声婉转清雅似春莺夜啼柔和悦耳动人心旌。男的歌罢，女的接唱，你来我往，水应山和。

山坡成了调声场，也变成了歌的海洋。穿着盛装的青年男女东一排西一队在月光下尽情挥洒他们的快乐。二姐和她的姐妹们穿青一色的黑西装裙，在白晃晃的月光中特别醒目，她们扭动着腰肢唱：

风吹月亮下山坡，
照亮妹，
照亮哥，
哥哥妹妹唱山歌。
哥牵手，
邀东坡；
妹牵手，
邀嫦娥。
青山来伴唱，
绿水也来和；
青山得意飞春色，
多情绿水荡银波。
山歌唱醉千年月，
千年月亮千年歌。周

装春

■ 赵承宁

海南西部的东方市历史悠久，自古多奇风异俗。就以元宵节来说，东方各族人民闹元宵沿袭着久远的传统习俗。东方不同区域、不同语种的人群，闹元宵的习俗形式却五花八门、丰富多彩。

东方境内讲军话方言的人群称元宵节为上元节，民间多叫作花灯节。每逢农历正月十五这天，军话方言的村庄，村里村外的树上吊挂着五彩缤纷的花灯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。天刚蒙蒙亮，女人在家里用艾叶包红糖掺和糯米的粽子或甜糕，凡是与艾叶有关的甜品都称为艾粿。军话人制作艾粿是一定要用红糖的，用红糖表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、甜甜蜜蜜；男人则到村口迎花灯回自家，家家户户都装饰一种灯火满堂的气氛。他们用花灯祈福子子孙孙、香火不断、薪火相传。军话人制作的花灯十分讲究，少不了鲤鱼、龙门、稻穗、玉米等各种图案，表示他们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和望子成龙的念想。到了中午时分，嫁到外地的女子，通常都带上自己做的艾粿，夫妻双双返回娘家，表示对父母的感恩之情。军话人群有些村庄

闹元宵，一直延续到元月十六日中午。到了十六日上午九点许，村里开始组织“装春”活动。所谓装春，就是年轻女子和小孩，有的戴着长寿星的脸谱面具；有的戴着金童玉女的脸谱面具；有的戴着表示生肖宠物的脸谱面具或一些滑稽的人物脸谱面具，跟在灯车和舞龙人的后面，附和着有节奏感的锣鼓声、箫声，一边游行、拱手贺喜，一边载歌载舞，欢庆全村开春大吉。一年一度的装春活动，让村庄呈现了一派春意盎然、喜气洋洋的气象。

我家居八所，曾经见识过几回军话人闹元宵的盛况，十分近似南宋词人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词中所描绘的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……”的情景。

东方南部沿海地区的感城、四更和新墩一带的汉族人过元宵，一大早都要吃甜食。这些甜食，有的是红糖煮糯米粥；有的是艾叶包的甜米粑；有的是汤丸、混沌等甜食。墩头、港门等地渔村，还有游灯、赛龙舟的习俗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年轻力壮的男人大多都外出打工或经商去了，赛龙舟这种习俗逐渐不

再常见。东方北部的农村老百姓，称元宵节为年仔，也叫小年。这一天，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团圆，其隆重的程度不亚于春节。家家户户不管是富裕，还是生活过得拮据，都杀鸡或烤乳猪，祭拜祖先。全家人到齐后，先按辈分大小，轮流烧香拜祖，然后大家一起吃艾叶掺和米粉碾碎后制作的甜粿条汤，这种艾粉粿条几乎都是绿色的。

改革开放以前，东方的黎族同胞过元宵，多以食糯米饼、粽子和喝酒为主。族里的人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闹元宵，庆丰收，经常闹到通宵达旦。有的地方还请“道公”到村里祭拜天地，祈福村子平安、风调雨顺。近七、八年，这种请“道公”祭祀的习俗已消失。现在东方的东河、江边、大田等乡镇的黎族同胞闹元宵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。大家聚在一起，除了喝酒、吃糯米，还互相交流脱贫致富的收获和体会。周

